

## 由石器時代開始的移民故事

《鄉關何處》這遊戲叫我想起移民，一種可能是最接近漂移實驗的日常活動。我嘗試在台灣尋找香港移民，希望可跟蹤他們的移民故事迷失一回，與《鄉關何處》擦出火花。

李依雯，Joy，介紹自己是一個網民，她的移民故事是由《石器時代》開始。《石器時代》是一個一九九九年開發的網絡遊戲，網絡的世界其實可能是一個漂移的練習場，從沒有人為你設定瀏覽的秩序，然而在網上無軀體的陌生人與陌生人卻比現實世界更易發生交流，在虛擬的遊戲裏Joy騎着一隻動物遇上了另一個來自台灣的網友許仁評。我這個網外人搞不清楚他們是專心上網還是分心打機，但就是這樣他們在《石器時代》戰鬥中結識了並開始交往，網上的交往發展到電話的通話，他們都沒有看過大家的真身，直至仁評從台灣來港探望她。

### 溝通靠靈魂

在機場上仁評用手機打給Joy，誰知他旁邊的菲律賓女生電話也剛好響起，把他嚇了一跳，弄錯後，Joy 笑對他說沒說自己不是香港籍菲律賓人。是什麼叫他們信任這份網絡上的緣分？再想一點，溝通其實是靠靈魂。來往多了，她最後還嫁到台灣去。

她走了不久，香港就進入SARS 時期。

Joy 常笑說仁評（Joy 現稱他老細）是一個很實幹的人，作為伴侶，總有些時候會問一些不是問題的問題，例如在未結婚前Joy 曾問過他：「如果我死了你怎麼辦？」他會認真回答：「想辦法把你的大體運回香港。」雖然老細捉錯伴侶用神，但他就是有承擔感的男子，這種男子只想到實際可做的事情，該做的就要做，因為那時他們還沒結婚，當然要運回香港。老細在真實生活比在網上寡言，因為他相信用打字溝通可讓他有多點時間思考。Joy 的普通話不太靈光，所以他們遇到溝通問題時都借助書寫。慢慢地老細習慣了聽懂廣東話，Joy挾着這份美意，學習普通話的進度就慢下來了。

Joy 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靈活變通，還擁有一點冒險貪玩的DNA。她原居於屯門，早出來工作，她曾到傳呼機台上班，見證了這行業式微的過程。我想這種替人傳話的工作也好像語言漂移的遊戲，服務員每天收到不知名的人留下片語，並把這些說話去除個人感情地重複一次，就像梁美萍的跟蹤遊戲，一天的工作，一天的語言都不着地，零碎沒焦點，打碎了溝通功能的聲音萬花筒。Joy 向我分享一次有趣的工作經驗，就是在工作時聽到了一位很久不見的朋友的熟悉聲音，他們勇敢的互相確認，我想那刻大概就好像藝術家梁美萍在你背後拍你膊頭一樣。看《鄉關何處》時我總是期待被跟蹤的遊蕩者轉身定睛看着她，視網膜殘留一刻藝術家的靈魂。

### 移民的網民

許仁評先生雖然年紀輕輕，但已做了二十多年的傳統手工麵線。他的家在台北市郊石碇區山上，是平時沒有公車到達的遍遠之地。上一輩在這裏種茶，但他卻嫌種茶悶，十多歲便跑去拜師學做麵線。如果你看過他拉麵時的風采，好難相信他是網絡遊戲的玩家。

叫你更難相信的是，一個曾經貪玩反叛的女孩怎會習慣山區生活。Joy 輕鬆笑說，宅女只需一部能上網的電腦，移民的網民原來是適應力最強的民族。除此之外，在台港妻有個facebook 群組，互通消息，守望相助。這群組曾經發起利用便利店網絡交換禮物的遊戲活動，群組除了聯誼，也是互相救助的群組，和所有新移民一樣，也有港媽抵受不到移民生活求助回港。我問她港台兩地的比較，Joy 喜歡看書，第一個觀察就是，台灣的好處是在圖書館借書過期不還，是不用罰款的；還有，台灣警察開的罰單是有價講的，例如一千元可減至幾百元，她笑說這一點，台灣與內地較似，香港則法治好一點。

### 過客的改變

我和Joy 在facebook 閒聊時，發覺她仍十分關心香港的時事，就好似沒離開一樣，例如她問我有沒有看過《進擊的巨人》，取笑香港人不滿卻不能丟鞋，而台灣的警察不會沒收街頭藝人的手機。然而，說到底十年**移民台灣**生活沒有洗脫她「身是客」的感覺，又或是一直以來，香港一直是她心目中的家。她說當遇到兩地文化不同的困惑時，那種我是過客的想法就會更強，她還記得曾經有人對她說常旅行的人其實最無情。

無論如何，我看到一個人在空間轉移之後，總有點慢慢發酵的改變。宅女開始上課學做家俬，最近又愛上種植多肉植物。

如其他台灣人一樣，他們十分注重閒暇，每周的休假必帶上兩個女兒，四出尋訪美食，觀摩別人的經營創意，再把有趣的觀察寫成網誌與人分享（<http://sdnoodle.pixnet.net/blog>）。

## 身份認同

梁美萍從薩依德（Edward. W. Said）的《鄉關何處》（Out of Place）取得靈感，發展這同名的錄像裝置創作。這本書是大半生流亡異鄉的薩依德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，他的處境也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處境。有人說可從他的著作看出一種新的巴勒斯坦人身分認同正在形成，這種身分認同不是奠基於流離四散和受害意識，而是奠基於希望、堅持和覺醒中的共同。